

深 淵

1928 9 20 付印

1928 10 20 出版

1—2000册

版權所有

每册實價大洋六角

上海四馬路現代書局發行

小說中主要人物

愛爾納斯脫墨喜哥(Ernesto Muško)加洛佛
地方底地主

哈利娜巴爾克(Halino Borke) 鄰近的尼維
地方地主底女兒

馬德奧阿爾特(Mateo Ardo) 畫家

莎娜比利哥(Zonjo Biringo) 他底聘妻

我底禿筆歇住了。我底頭因用腦過度而隱隱作痛的垂下去了。說也奇怪，我底頭真的是虛空得像雞蛋一般。牠底內容是被一個富人在早上吸涸了的。我底腦兒也被人吸收着而牠却是我所要化身在紙上的，因為我是著作家。

一點鐘過去了，我底筆休憩着。這筆已不辭疲勞地在紙上移動得很久了；今天牠不再講述了，因為缺少需要的思想。我覺得今天我底著作生活已告終了——也許永久告終了？

陽光照進我底陰鬱的房裏來，房中饑餓和寒

冷已結了婚似的盤據着，太陽要我振作起來；可是牠也不能，因為牠已儘量的助我了！牠底光線不再能曲撓我那已凍僵了的手指了。

我坐在寫字檯前面儘運着思……胡亂地想着。可是任是怎樣的想，也是枉然的。往前傳囀唱的小鳥一般飛來的思想不再出現了。這些小鳥已隨春季而飛去了；更不知何日再來？……

我把頭兒支在肘上；雙目注視着橫在面前的白紙。一行一行的黑字排列在紙上，這些字是我自己也不了解的。這張紙却是鏡子，在那裏我可以瞧見我底靈魂；可是牠變得模糊了，我底靈魂便遊移到別處去了。

刺骨的寒冷把我底內部結成冰了；我徒然用手去擦我底面額，也徒然緊壓我底頭……

時間依舊過去，寒氣愈加啾啾迫人的了。太陽在對面紅色的屋頂背後沉下去……

薄暮的灰暗的影兒在街道上遶巡；緊跟着的是嚴寒。蟻伏在窗外屢欲闖入似的。牠在玻璃上畫了細白的玫瑰花兒。

這些玫瑰花向我行了個挪揄的敬禮，告訴我寒冬已降臨了，……

寒冬當真來到了，我不動地悶坐着。我覺得牠快同居房裏，踞踞在火爐上冷嘲……冷嘲沒有柴炭的我……

慢慢地站起身來，我便在房中來往的踱步。怎樣去驅逐這個闖入的寒冬，又怎樣去創造些溫暖，這種冷意的溫暖才能使我和我底手指從新活動起來。

我把氈衣披上身去；把那很大的櫥開了，沉思着，文稿從櫥中顛顛撲撲的跌下地來……跌在火爐前。

在火爐前……把我深夜裏所作的幾年來的文稿焚掉麼？把我精神的產物犧牲了去使我冰結了的腦筋溶解復活起來麼？我不由己的寒慄起來。

往常我無須挨餓和寒冷的。往昔我底稿子很可以賣錢的，我底著作是人人愛讀的。如今呢？如今稿子堆積在櫥架上，祇作了小鼠的咬嚙的材料。沒有人歡迎牠們，因為太陳腐太不合時的了，許是

年邁的淑女和虔誠的老婦還覺得牠們不易可觀；實在是不投現代讀者之所好的了……出版家都是這麼說。我底運命何日才能轉機？我著作生活中的新紀元何日才惠臨呢？

我又走向寫字檯去，坐了下來。我凍僵的手指又握住了筆，把牠浸在墨水瓶中，在紙上粗大的劃了一筆……長而黑的一線把紙上的字行打斜的劃掉了。

半晌後，我又跳了起來，要避去我底房間和家，因為房裏家裏已盤據着惡意的饑餓和寒冷，而我知道是不配做他們第三個的同居者。

街上電燈閃爍起來了。

街上的人蠕蠕地嘈雜地像洶湧的江河般流動着。我也被捲入這個不絕的急流中了。像一隻破船浮開了地岸，在澎湃的巨浪中激旋到未可知的地方……

這人河流到耀炫的電燈光前停住了。

我便被這流浪推進了一座門內，那裏閃爍着很大的揭示。一種攝引人的暖熱從裏面陣陣地送

出來，這熱有一種移人的魔力，於是我躊躇的站了片時；伸手往袋中去搜我最後的幾張鈔票。那熱儘是引誘着我……

“往邊些！”一個身穿號衣的粗大的胖子喊了一聲，看門的人把我往前一推；“你不見別人被你阻住了麼？”

我已站在售票處了，買了票我便走進去。

愉快的暖熱迎面接我，牠使我凍僵了的思想甦活了。向四周環顧一下：我已在酒店裏了。

我在慣坐的桌子邊坐下身來，堂倌忽急地送上沸熱的咖啡。一時心中快慰極了。舞台上所演的我都不歡喜；我祇享受這熱，從電爐裏輸送出來的，慢慢地流進我的兩腿，再往上奔騰到頭腦裏去。我一滴滴地飲完了這杯沸熱的咖啡，很心滿意是的樣子。咖啡漸漸滾下胃裏去，在路程上舒散出暖流，直注入我底肉體裏。

“噲，朋友！你爲什麼獨自在這裏呢？”一個耳熱的聲音在我背後說。

我立即認識，是我底同伴加利喜，是個電影著

作家，他老是笑迷迷的很快樂，雖則他底進益是很平常的。在我們中間，他被稱爲“借貸者”的。因爲他時常借錢來維持生活，可是今天他似乎顯得很得意樣子，全副臉容儘是微笑着。

他一見我底陰鬱悲愁的樣子，便開始慰我了。他巧言細語地要我坐到別一張桌子去；那裏還有許多同伴，很使我精神煥然起來。因爲我好久不到俱樂部去，大家很驚異的招待我。

舞台上繼續表演，我把桌上的節目單瞧了一瞧。最後一項是印度僧士底大魔術。

我很好奇的等着他。

僧士上了舞台時，場中頓時沉靜起來。每個人都目不轉睛的注視着舞台，那裏閃耀着一個光彩奇炫的小球。光彩奇異的不能比擬，儘是迅速地變幻，一會兒又神祕似的閃着光。好比神靈的力從小球四射出來。牠是壓玻璃，水晶，黃金，還有藍天……所造成的，真是奇妙！

僧士站着傍觀，好像石柱一般高大寂靜。他底嘴唇微微顫動，在喃喃的說些什麼；低微的聲音漾

在靜寂中正像禱告 或是號召神力一般！他那雙直楞楞的眼閃着神秘的光，

小球離台和僧上底手一般高，忽而使勁地發着有魔力的光。

我屏了息陡然興奮起來了。我瞧見奇事了。小球漸漸放大起來。現在已變成一面鏡子那裏反映出人生底縮影來。

那裏，這不是澎湃的海？不是海岸巨石？不是綠褥似的草坪？不是城市那裏煙窗高聳雲霄的？不是蕭條的冬景？不是閃耀的太陽？不是柔和的月兒？……

我閉了眼；依在椅背上。一種從未覺得過的幸福之感充滿了我底心。我如夢如癡的恍惚起來了。我底靈魂遊移於現世之邊，似乎飄然欲跨過現實底疆界而入幻想底神秘的世界……

我又醒了過來。場中喧譁嘈雜，大家都興高采烈的樣子。鼓掌的聲音並不與台上所演的相符合，因為表演的魔術是很神聖嚴正。印度僧士微笑着，低了低首表示感謝。那神秘的小球依舊在那裏不

過閃爍得沉靜了……

我底同伴都神采飛揚地議論起來。

“這祇是一種暗示……”一個人說。

“一種強烈的思想和幻象的轉移……”另一個人又說。

這個千萬人已討論過的問題，大家又關論起來，像這問題老是新穎而未考究盡的。什麼催眠，感應……後來又講到精神主義上去了。又說死後的生活是可能的，和死者底幽靈相溝通也是可能的……

舞台的表演已告終了。

觀客又走到別的廳裏去，那裏那些演員表演過後便組織了晚間的遊藝會，很快樂而隨便的，還有跳舞。

實在我應該歸家去了。我底錢袋已空虛了，可是我怕回家，那裏陰鬱，落寞，寒冷都惡意地潛伏着要圍攻我。

我依舊在場中，坐在牆角邊深埋着，從那裏也可以看見跳舞的男女。

舞台上所見的東西，又在我記憶中浮現出來。我底思想又凝聚在那印度僧士身上，猛然像電光一閃，一個意念出來了：什麼？這僧士也許可以使我感悟些什麼，可有助於我，我正因缺少思想而須換餽呢？……

突然間發生了一種欲望，下意識的要求 要去覲見這僧士和他談論，也許他就在這廳中罷？……

我底眼睛在追尋他，在那些絮語狂妄的人中，他並沒有……

我覺得一隻手在觸動我，又聽得一個中間混雜着異鄉的重音的口音，很滯鈍的在說：

“先生，你在找我？”

那印度僧士站在面前了。他底堅定的深入的目光穿透了我底靈魂的深處，如電燈樣在我腦中摸索；使我週身戰慄起來。

我力掙着隱藏我底懼怯，便囁嚅着說：

‘是的……你怎樣知道我底願望而會來呢？’

“全是簡單的事。我很知道你的，雖則你底呼聲祇是精神上的。”

他對我坐下了。

我覺得，一種無量的魔力從他身上舒流出來，使我軟癱無力而且惶惑起來。

我訥訥的把我底情況縷述地聽。他也很關心的靜聽着。一會兒一種謙和輕盈的微笑在他雙唇的周圍玩着。答應了幫助。他要我離開這些可憐的人……

我重沉沉地站起身來。似乎一種重物在壓我下去。我便走向寄衣室去領取了大衣……

拖着一雙鉛樣重的脚，我不即不離地跟着他走。

月光愛撫似的閃着光，房屋如同巨人般半身聳入灰暗的天空，在銀輝中輪廓模糊，黑影很神秘的遮着我們。

我們很寂寥的并肩同行着。迴繞我們的悄靜令人緘口無言……

我底牙齒陡然打戰起來。我不知，是寒冷呢還是內中的恐怖的感覺。我把手更深地埋入衣袋裏去，再聳了聳肩……我底耳膜中震響着我們腳步

底乾脆聲，我底耳朵磨擦着氈衣底皮領；這個還是我光榮的時候的餘物罷，那時出版家都爭先恐後地來要求著作，是有一次……

黑暗的思想馳過腦際……

我緊跟着那僧士，好似魔鬼一般，時常他那高大的人影在經過的小巷裏的灰闇中沉沒了。這時我依着他底脚步聲走着，他底步聲的回響正是我無形的引路者。

不久他底龐大的影兒又在一盞依稀的燈光中出觀了，在月光的銀色中顯得非常的黑。

我們在一對石門前站住了，石門便自動地開了。一個小用人立在門口，在幽暗中我瞧不見他底臉孔。

“馬拉格，”這個印度人說，“我出門後有人來訪問我麼？”

“沒有人。”他答說了，便把門關上了。

我們躡步走上樓梯。面前便有門開着，我們走進了一間灰暗的房。

我腳底下覺得有種棉軟的地毯，似乎是以金

絲織成的，從天花板掛下一盞圓形的燈，四周裹着黃色的綢。看來像是太陽。周圍是許多小燈，宛如皇冕上的真珠，又似天空繁星。牆壁劃成四方形的格子，在我看來似乎有眼睛在其中窺視。小的綠的燈沿着牆在起勁地跳動。

我在沙發中深埋的坐了下來。印人站在我面前，手中又閃現出那小球。他那滯重的聲音又在遲鈍地說：

“你要看一點你可以用來描寫的東西。我便滿足你底願望了，你快看見活人所未見過的東西了，因為要見深淵了。你可以看見人們靈魂底深淵，最黑暗的地方了！你將見這不可測量的深淵裏有些什麼！你底耳朵便聽到深淵中隱潛着的思想。這些交錯着打旋着的思想！你便可向人們靈魂底深淵走下去……更可以目擊種種事實，是和人們腦中想像的迥乎不同的！你在這些深淵裏澈底地挖掘起來，方可發見真理，方可向人陳述自己底供狀……”

從遠處飄來悲抑的音樂聲，中間雜着鈴聲。

我覺得有隻冷手按住了我底太陽穴，一種頑強的恍惚的感覺傳遍了全身，實在是一種睡意……

可是小球幻爲種種金光，又時時在大起來；到後來造成了個圓盤。

巨大的圓盤……閃耀的太陽……陽光有種種不同的色彩。一面大而明的鏡子。

這個上面忽然現出四個痕跡來……四個紅色圓圈……是血的！

音樂聲更響亮了……像睡覺樣催人入眠的節奏！

我切得漸漸輕浮起來……宛若飄入了未可知的境域去了，我似乎愈近那圓盤和音樂聲了。

太陽似的圓盤儘是擴大，鏡面晃晃的閃光……現在又變成弧形物，我便下面走着，恍然如隔世……

血痕又倏變灰色了，繼而流成血河。

音樂聲很興奮似的按着節拍把我抬高起來；我失掉了均衡，搖搖的有點不能自持了……我迷惘地坐下來……

原书空白页